

民族宗教研究丛书

主编
才让

神聖與世俗

藏传佛教研究论集

喇勤·贡巴饶赛传略
喀的喀寺院的宗喀巴大师圣像
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
藏传佛教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
试论西藏佛教萨迦派的历史及其作用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
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

论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几个重要特点
谈藏族对因明学的贡献
《菩提道次第广论》佛学思想探微
论宁玛派大圆满法心性论的实质
藏传佛教“无我”论及其现代意义
宗喀巴大师的文殊情结
试析《入菩萨行论》对《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伦理道德与实践
藏传佛教慈悲伦理观与生态保护
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对蒙古族道德观的影响

藏文历史名著《贤者喜宴》史料价值探析
敦煌藏文、汉文禅宗文献对读
略述安多四大宗义书的特点及影响

藏传佛教对蒙古族民间宗教的影响
藏传佛教对蒙古族民间信仰习俗的影响
甘肃连城妙因寺及其相关寺院探研
拉卜楞地区尼姑寺现状调研
神圣与世俗——拉卜楞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现状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民族宗教研究丛书



主编
才让

神聖與世俗

藏传佛教研究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圣与世俗:藏传佛教研究论集/才让主编.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9
(民族宗教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5976-3

I. ①神… II ①才… III ①喇嘛宗—文集
IV. ①B94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2012号

民族宗教研究丛书

神圣与世俗

——藏传佛教研究论集

才让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344,000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300

ISBN 978-7-5325-5976-3

B·740 定价:54.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 言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三大支系之一,又称为藏语系佛教。信仰的民族在国内有藏、蒙古、土、裕固、纳西、羌及汉藏杂居地区的部分汉族,信仰的地区主要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区域和蒙古高原。近年来,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港台地区,以及海外欧美各地都有所传播,出现了新的发展区域。

藏传佛教不单是一种信仰学说,同时也是多种文化层面组合的综合体。藏传佛教的经典之多,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亦不为过。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藏传佛教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神秘而奥妙难测的密宗仪式,完整的经院教育体系,完善而精致的佛学理论,多彩的文化艺术等。藏传佛教以其博大精深和在亚洲腹地具有的影响力,在藏学乃至世界佛学研究中备受关注。藏传佛教界的一些大德高僧秉承其固有的治学传统,仍著述不辍。而部分藏传佛教界的学者接触并深入学习了现代西方文化,开始将古老的藏传佛教传统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相对接,在现代语境下阐释藏传佛教,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开拓创新之作,这也可视为藏传佛教自身为走向现代社会所做的一种努力。当代学者撰写的藏传佛教研究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学界从文献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探讨藏传佛教的历史、文化及其现实。教内外的研究成果、相关著述,以及藏传佛教经典的不断汉译、英译,正在改变外部世界与藏传佛教的隔

膜,并揭示出古老文化的现代价值。在当今佛教、藏学的研究中,藏传佛教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许多研究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二

自公元7、8世纪吐蕃东扩以来,今中国西北的甘青等地,一直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域,这些地区遗留有丰富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文献,是我们研究藏传佛教前弘期最主要的文献资料,若没有敦煌文献,则藏传佛教许多显密经典的原始形态无从得知,吐蕃佛教史将会成为一个难解的谜。河西走廊更是藏传佛教东传或从本土传向外围的重要通道,由此使藏传佛教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甘肃的炳灵寺石窟、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等,或多或少都有藏传佛教的内容。显密并存、汉藏通融是河西佛教自唐代以来的特点,这里也是汉藏两大佛教系统交流最密切、最频繁的地区,影响至巨。

到了明代中期,格鲁派迅速发展,并由于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的历史性会面,使藏传佛教格鲁派席卷蒙古高原,成为蒙古民族的主要信仰。西北地区出现了一座座藏传佛教名刹,如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均名列格鲁派的六大寺之中,青海互助的佑宁寺、黄南同仁的隆务寺、化隆的夏琼寺、乐都的瞿昙寺,及甘肃卓尼的禅定寺、天祝的天堂寺等,无不名闻蒙藏地区。这些寺院经院教育发达,龙象辈出,如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第三世章嘉大师、第三世土观大师等,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藏传佛教与其信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多层面的,影响到了

信仰民族的深层心理,积淀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北地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的历史文化,无不受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一些处于中心地位的藏传佛教寺院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活动场所,同时又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塔尔寺的“三绝艺术”,令人称奇;而拉卜楞寺院藏书之富,为西北诸寺之冠。藏传佛教寺院及其文化一方面呈现出凝固的历史形态,而另一方面处于鲜活的动态发展中。研究这些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同样必须关注藏传佛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总之,就研究藏传佛教而言,西北地区有丰富的资料和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

西北民族大学地处西北,建立之初,由于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需要,就十分重视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藏传佛教的研究一直以来是西北民族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悠久的学术传统。才旦夏茸教授(1910—1985年)精通五明文化,在藏传佛教界被美称为“大班智达”,最新编辑出版的《才旦夏茸文集》有十三册,藏传佛教显密方面的内容几占一半。段可兴教授(1906—1982年)早年在西藏的哲蚌寺修学藏传佛教,拥有丰富的藏传佛教经典知识,所著《西藏奇异志》脍炙人口,并译有《阿底峡尊者传》、《巴协》等藏文佛教史名著。多识教授用藏汉两种文字写作,他研究藏传佛教方面的代表作《爱心中爆发的智慧》已出多种版本,拥有庞大的读者群,社会影响较为广泛。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锐意进取,薪火相传,有所作为。

这本《神圣与世俗——藏传佛教研究论集》编选了西北民族大学研究藏传佛教者的部分论文,其中有已故学者才旦夏茸用

藏文撰写的三篇论文的汉译文。根据论文的内容,我们大致分了五个部分。编选的论文均在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现结集成册出版,一方面是对过去工作的一种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希望借此与学界同仁交流。答小群博士承担了编选论文的大部分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宪展先生、曾晓红女士为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同样费心费力,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 者

2010年10月13日于西北民族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历史传播篇

- 喇勤·贡巴饶赛传略 才旦夏茸 (3)
- 喀的喀寺院的宗喀巴大师圣像 才旦夏茸 (15)
- 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 才旦夏茸 (24)
- 藏传佛教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 唐景福 (32)
- 试论西藏佛教萨迦派的历史及其作用..... 唐景福、温 华 (50)
-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 才 让 (64)
- 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 才 让 (84)
- 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 才 让 (99)

思想教义篇

- 论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几个重要特点..... 多 识 (121)
- 谈藏族对因明学的贡献..... 多 识 (158)
- 《菩提道次第广论》佛学思想探微..... 牛 宏 (169)
- 论宁玛派大圆满法心性论的实质..... 夏春峰 (183)
- 藏传佛教“无我”论及其现代意义..... 王 英 (198)

- 宗喀巴大师的文殊情结…………… 牛 宏(208)
试析《入菩萨行论》对《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影响
…………… 牛 宏(222)

伦 理 道 德 篇

- 藏传佛教的伦理道德与实践…………… 才 让(241)
藏传佛教慈悲伦理观与生态保护…………… 才 让(255)
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对蒙古族道德观的影响…………… 唐吉思(272)

文 献 篇

- 藏文历史名著《贤者喜宴》史料价值探析…………… 才 让(283)
敦煌藏文、汉文禅宗文献对读
——P. t. 116(191—242)与 P. ch. 2799、S. ch. 5533、
P. ch. 3922 ……………… 牛 宏(298)
略述安多四大宗义书的特点及影响…………… 牛 宏(336)

社 会 文 化 篇

- 藏传佛教对蒙古族民间宗教的影响…………… 唐吉思(349)
藏传佛教对蒙古族民间信仰习俗的影响…………… 唐吉思(369)
甘肃连城妙因寺及其相关寺院探研…………… 夏春峰(384)
拉卜楞地区尼姑寺现状调研…………… 王 英(399)
神圣与世俗
——拉卜楞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现状研究…………… 才 让(419)

历史传播篇

喇勤·贡巴饶赛传略

才旦夏茸 著

尼玛太 译

诞生地域

四周雪峰环绕的藏族地方，居住着神猴及罗刹女的后裔。继承了父亲性格的繁衍生息的地方称“博”；继承了母亲性格的生息繁衍的地方称“博钦布”。这是藏区广泛流传的故事。据布敦·仁钦珠的《量论释》记载：“所谓‘博’，指的是卫藏、阿里等地区；所谓‘博钦布’指的是曲多、昌都、安多，就是多康地区。”发源于安多青海，流经宗卡积石山腹地的黄河、湟水、洮河三条河流，汇合于白塔山，其上部包括列罗等地的广大地区，称宗卡。其东南方有《太子须大拏经》中提到的丹斗山，离这里不远的黄河岸上有加入村（今青海省循化县城镇公社加入大队——译者），很早以前这里住着使用黑帐篷的牧民，这就是喇勤降生的地方。

关于加入村落的形成，当地老人们常说：“我们是法王松赞干布的后代。”由此可见，这村子的村民是“祖孙三王”时代遣往多康防边的兵将繁衍的后代，他们先是放牧，后来种庄稼，形成今天的村落。喇勤自己曾经说过：“先世一卖蒜妇人，其次达昂

赤松杰，现为穆萨格瓦赛”。说明自己的上一世是驻守边防的将士卓·达昂赤松杰。因此，诸多史家，怀着坚定的信心，尽力考证加入村是不是喇勤诞生的地方。

至于加入村这个名字的来历，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这里是国王派来的将士居住的地方，所以称为加协；一种意见认为，国王的势力强大，就像宝贝珊瑚一样，所以称为加喜。

可以想见，黄河沿岸加入村落的上下近邻，原来是绿如茵苔、令人神往的草地，不要说村寨，人也是不太多的。现在，离加入村不远的北山脚下，被认为是喇勤降生的地方，远远看来，还可以隐隐约约地见到一些下过帐篷的土圈。

生 辰

对于佛陀的降生及示寂、历代藏王的生卒年代，学者们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这里只对有关史料略作叙说，不作详细论述。

时轮历中，野蛮时代一千八百年之始的“火空海”纪元起于何时，绕迥纪元起于何时，对这些，后世的学者们都没有争议。不仅如此，除因太阳历及太阴历的不同而相差两年外，大食回历纪元的起年与“火空海”纪元的起年亦非常相近，并有文献记载可查，因此，彼此均无争议。

拉卜楞寺大学者智贡巴·官却丹巴饶杰在其所著的《安多政教史》中说：“喇勤二十七岁土虎年（戊寅，公元 978 年），佛法后弘期开始，此后六十五载水马年（壬午，公元 1042 年），觉卧阿底峡到西藏。喇勤七十六岁时，‘火空海’纪元结束，为第一绕迥火兔年（丁卯，公元 1027 年）。”这个说法与遍知·嘉木样协巴的《佛历》一致。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火空海”纪元没开始以前的

七年火牛年(丁丑,公元 617 年)松赞干布诞生,此后三百三十六年,也就是朗达玛于“火空海”纪元的二百七十八年金鸡年(辛酉,公元 901 年)灭法后的五十二年,即“火空海”纪元经三百二十九年的水鼠年(壬子,公元 952 年)喇勤诞生。距今十六绕迥第三十七年水兔年(癸卯,公元 1963 年)已经过去了一千零一十一年。其论据如下:

藏族历史著作中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卫藏的“十善士”到丹斗向“三智者”(指玛、约、藏三人——译者)请求近圆戒时,“三智者”曾经说:“我们老了,教不了徒弟了,让喇勤当堪布,为你们授戒吧。”喇勤说:“我受近圆戒才五年,不能作堪布吧?”堪布藏饶赛说:“《毗奈耶根本经》中有这么一句话:‘够五年且具极终修者,不专修持亦可游说’,现在是佛法衰微的时期,作为特殊情况是可以的。”于是,由喇勤给他们授了近圆戒。五世达赖喇嘛的《羯摩仪轨》中也说:“先前,喇勤·贡巴饶赛受戒五年以后,卫藏的‘十善士’拜喇勤为亲教师,受了近圆戒,这种说法流传很广。”布敦的《佛教源流》中说:“喇勤受沙弥戒一年以后就受了近圆戒。”其他几部旧史籍中载:“喇勤十五岁出家,五年后受近圆戒。”由此可以推断,这时候“三智者”年事高迈,而喇勤尚很年轻。这点是无可争议的。

另外,根据布教的说法,“火空海”纪元之三百五十年水鸡年(癸酉,公元 973 年)后弘期开始。根据精于佛法传承史的仲敦巴的说法,这一年后弘期才开始,按上列年代推算,可以证明上述喇勤的生年是完全正确的。

下面顺便对异于上述生年的说法作一考究。

桂·薰奴贝所著的《青史》,为历史学家们所推崇,其中的年代,大部分都确凿可靠,但是如果详细推算,不难发现,他在叙述历代藏王世系时,大概是引用了他人的观点而未加以考究,使他

人的观点和自己的看法混在一起,造成自相矛盾。仅将其中喇勤生年提前六十年一事,提出如下探讨。

《青史》说:“自松赞至达玛,其间各代之传承,在蔡巴·贡噶多结所著的《红史》中记述曰:‘关于朗达玛灭法之金鸡(辛酉)年,有提前六十年之误,同样,喇勤八十四岁卒年木猪(乙亥),该为金鸡年灭法后之七十五年’。”这里出了提前六十年的错误。蔡巴《红史》的这个观点,我们在巴俄·祖拉昌哇的《贤者喜宴》中亦可见到,且较详细,他这里是作为邪说引用的,自己的正确见解另外还有叙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青史》中的“大译师仁钦桑波诞生后二十一年、象纳南·多结旺秀诞生后三年,即土虎年(戊寅)佛法后弘期开始”,是引用了仲敦巴的观点,也是他自己的观点,这是肯定的。如果按这个观点推算,就应该承认后弘期的前四年木猪年,喇勤已寿八十四岁而终,还有比这更令人痛心的吗?另外,第一绕迥水马年(壬午,公元1042年)阿底峡来西藏时,卫藏“十善士”中的松巴耶喜罗哲尚健在,这一点我们没有分歧。然而按照上述观点,松巴于喇勤处受戒到后弘期开始之间若相距六十年的话,那就不得不承认,阿底峡来西藏时,松巴·耶喜罗哲已一百五十多岁。这是个很大的误差。

事佛由来

我们雪域藏族地方,自拉脱脱日年赞的时候起,就开始输入佛法;法王松赞干布时佛法已初具规模,有了信佛的习惯;到赤松德赞时代,佛法就大大发展起来了。然而,到朗达玛王时,他大毁佛法。这时候,住在曲沃日山修院中的“介”地大修士藏饶赛、布敦巴·约格迥及多浪巴·玛释迦牟尼三人,将一些律部经典驮在骡子上逃跑了。他们昼伏夜行,逃出了阿里,经过噶罗到

霍尔地，渐渐到了多麦地区。他们先住在阿琼南宗、洛多杰扎等地，后来听到丹斗寺的名声，不由地到了丹斗。在此居住的长时间里，人们便称他们为“三智者”。

这时候，他们被黄河边加入村的牧童们发现了，这些孩子晚上回去后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村里的人们。当时有个叫穆斯赛拔的由于前世因缘的孩子听到这消息，马上产生敬仰之心。第二天就跑上山去观察。就在现在叫“贡钦”的山洞里，他见到了“三智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表示自己愿意跟他们出家。当时他们拿出由没卢·鲁伊坚赞翻译的噶玛霞丹的《律部仪轨》，说：“你如果能做到这样，就让你出家。”小孩看过之后崇信尤甚，说：“这个一定能做到，请收我为徒弟吧！”说完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之后，由藏饶赛做亲教师，约格迺为轨范师，玛释迦牟尼为屏教师，剃度授戒，赐名号叫格哇赛。以后由于学识渊博，称贡巴饶赛。第二年要求受近圆戒时，老师说：因地区偏僻，一时凑不足五僧人之数，授不成。这时候东日山的山洞里住着拉垅·贝吉多杰（意译“吉祥金刚”），格哇赛就去请求帮忙，拉垅·贝吉多杰说：“我杀了暴君朗达玛，不能作戒师了，我给你另找两个人。”以后寻得汉族和尚葛旺和蘅澎，凑足五人，受了近圆戒。

我曾经见到一本很旧的书（大约是第二绕迺中杜增·楚臣喜饶所著的《下律部传承》——原注），其中说：“喇勤十五岁出家，二十岁受近圆戒。”这是早期的记载，想必很可靠。据此推算，火鼠年（丙子，公元976年）喇勤二十五岁时，卫藏十人受戒，第二年火牛年（丁丑，公元977年）返回西藏，又过一年土虎年（戊寅，公元978年）后弘期开始，与仲敦巴所说的后弘期，恰好相符。

另外，还有很多与此不相同的观点。

萨迦·索南坚赞所著的《西藏王统记》中载：“前藏彭域地方的苯教徒穆斯贤巴的儿子穆萨彭，见到佛殿壁画上有僧人听法辩经的图画，于是产生了信仰，不顾安危到了康地，在拉垅·贝吉多杰的帮助下，找到了玛、约、藏三人，在此受戒出家，此后就叫喇勤·贡巴饶赛。”同书还载：“玛、约、藏三人逃居康地时，苯教徒的儿子穆萨赛在出去放羊的时候碰上了他们，于是产生了信仰，出家受戒了。从三个老师的名字中各取一个词，称为释迦格哇赛。”这些与喇勤生平发生矛盾的说法，已由巴俄·祖拉昌哇指出其谬误，并给予了驳斥。

桂·薰奴贝所著的《青史》载：“玛、约、藏三人到多美索古沟时，剃度了生于宗卡地方的喇勤，其四十九岁到丹斗，在那里住了三十五年，八十四岁时圆寂于此。”喇勤四十九岁才去丹斗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也与普遍流行的历史书的说法不同。喇勤圆寂于玛藏岩（在青海省互助县，湟水北岸，现称白玛寺——译者）是历史著作所一致公认的，所以这里喇勤八十四岁还住在丹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巴俄·祖拉昌哇的《贤者喜宴》及司徒的《甘珠尔简志》中说：“玛作亲教师，约作规范师，取两个老师的名字，称释迦格哇赛。”楚承喜饶的《下律部传承》中说：“约作亲教师，玛作规范师，藏作屏教师。”这里大家的说法不一样，就布敦等大学者的观点，亲教师是藏饶赛。

另外，《布敦佛教史》等大部分史籍载：“喇勤受近圆戒时，拉垅·贝吉多杰在康地丹龙滩居住，曾经派两位汉族和尚前去补数。”拉垅·贝吉多杰晚年确实去过康地，并住在那里。但是，他是先逃到安多，住在黄河岸边的洛多杰扎、丹斗靠近东如玉错湖的拉垅修行洞等地，若此说属实，那么为凑足戒师的数目而从丹斗跑到康地丹龙滩是不可能的。两位汉族和尚可能是在东如